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
### 第三十三回 譚紹聞濫交匪類 張繩祖計誘賭場

卻說譚紹聞將王中趕出，自己到街頭去尋這二十兩銀子。將欲問自己的房戶鋪家，借欠累累不好開口；要尋面生鋪家，也難於突然告乏。街上走動了一陣，無奈只得回來。各鋪面拱手讓茶，俱漫應道：「一時不閒，容日聆教。」經過一座酒館門首，賣酒的白興吾，面帶半醉讓道：「譚相公吃一杯茶去。」

紹聞連忙拱手道：「改日討擾。」白興吾道：「就改日恭候，不許不擾我。」紹聞回頭道：「是罷。」急緊走開。回到家中見王中走了，心中有幾分不安，又喜眼中少了一段顧忌，也覺爽快。王氏問道：「有了銀子不曾？」紹聞道：「不曾尋下。」王氏道：「一定該與他二十兩麼？些須打點下他也就罷了。他替咱受一場屈，不空他就是。」紹聞道：「娘說的也是，但不知他依不依。」無情無緒，自回東樓安歇。慧娘已有病兆。一夕無話。

次早起來，德喜兒說道：「夏叔那裡有人在後門要問一句話哩。」紹聞道：「你只說今晚送過去，他就走了。」德喜依言，果然那人走訖。

紹聞吃了早飯，心中有些悶悶，又向街前走動。恰好又從那白興吾酒館門首過，那白興吾一手拉住道：「請到館中坐坐，賞個光彩。」紹聞道：「委實有個緊事，不得討閒。」白興吾道：「譚相公失信，說過改日擾我，如何又不肯呢？」那白興吾麻面，腮胡，大腹，長身，力量大，一手拉住，紹聞那裡掙得脫，一面推辭，早已被他請進館門。一聲道：「將樓後頭小房桌子抹了，我請譚相公吃盅哩。」小伙計飛也似去了。兩廂房也有一兩個吃酒的，卻也還不雜亂。進了樓後小房，白興吾道：「請坐，奉屈些。」一面吩咐把肉炒上三斤，收拾幾個盤子來。紹聞道：「不用，不用。」白興吾道：「見笑些，粗局沒啥敬。」

少時，一大碗熱騰騰的炒肉，四個盤子，無非麵筋、腐乾之類，端了上來。又提了兩壺酒。白興吾斟了一杯，說道：

「一向想與相公吃一盅。說說話兒，只怕相公眼大，看不見窮鄉黨。近日見相公是個不眼大的，所以敢親近。」紹聞接盅道：「啥話些。」二人吃不上三盅，紹聞心上有事，方欲告辭，只聽得一人說道：「白姐夫，西街磨房裡一定要你的驢哩。」白興吾也沒見人便答道：「他不出十二兩不中用。」說未完時，那人已進來，腰裡插著一把短桿皮鞭子，原來是個牛馬牙子。

看見酒肴，便道：「得法呀！」白興吾道：「他三舅，你坐下罷。你不認哩，這是西街譚相公。」那牙子道：「我認哩，只是譚相公不認哩咱們。」白興吾向紹聞道：「這是我的小舅子馮三朋。」紹聞道：「請坐。」馮三朋站著不肯坐，笑道：「嘻，我見不的這酒盅子。我不吃罷，休誤了我的生意——鄉里有個人叫與他買犏牛哩。」白興吾道：「坐下陪客。那牛不會吃日頭。譚相公雖是主戶人家，極家常，極和氣，你不要作怪。」

馮三朋笑哈哈坐下，開口便討湯碗兒，先潤潤喉嚨。小伙計提了一壺熱酒，馮三朋先灌了兩湯碗，才吃的略慢些。

紹聞見酒無已時，只得起身告辭，說道：「委的有事，不能奉陪。」白興吾道：「有啥事？相公你一發說了，俺能辦，替相公辦去。若不能，相公只管走。」馮三朋道：「姐夫，譚相公莫不是嫌擇咱麼？」紹聞道：「這是啥話。我目下緊得二十兩銀子，日夕就要，我一時湊辦不來。我要去辦去。」白興吾笑道：「我不信。就是少二百兩，也值得府上什麼；若說二十兩，就如我們少兩個錢一般，也上不哩口號。相公是瞎話罷。」紹聞道：「委實一時手乏，急切的弄不來。」馮三朋道：「一文錢急死英雄漢，也是有的。」白興吾道：「若是真真的只要二十兩，我就替相公辦了。」於是腰中取出一串子鑰匙，開了櫃子，扯開抽門，取了一封。說是館中糴麥磨面銀子二十兩；又取了一封，說是丁端宇屠行寄放買豬銀子二十兩。」相公檢成色好的拿去濟急，不拘幾時還。」紹聞道：「只二十兩就夠，少過了一時就還。」白興吾道：「說薄了。與其早還，何如不借？把俺們真真當做錢上取齊朋友麼？」馮三朋道：「姐夫，你且收拾了，等走時，叫相公稱的走。」白興吾笑道：「呸！桌上放上幾年也不怎的，就怕你老馮見財起意。」大家一笑，又吃起酒來。紹聞一來有了銀子，二來不肯負了白興吾盛心，遂安安兒坐下。

酒不數巡，只見兩個人手拿著搭豬鉤子進的門來，說道：

「要看你這一圈豬哩。」白興吾道：「請坐。豬是丁端宇定下了，這桌上就是他的樣銀。」那兩個人扭項就走，說：「每常的豬，就是俺買，今日又添出姓丁的來。」白興吾笑扯道：「坐下商量。」二人回來，把鉤子靠在門旁，搭襖兒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有貴客在此，怎好講咱這血盆行生意？」白興吾道：「譚相公也是極隨和的人，大家幸會，喝一杯，說說家常，也領個教兒。只是盤子殘了，不好讓二位，咱再另整一桌粗碟兒何如？」那屠戶便道：「第二的，你去架上取五斤肉來，上了咱的支賬。」馮三朋道：「魏大哥開著屠行，開口便是豬肉，也算不的敬譚相公的東西。咱們同到街上另辦幾味來何如？」

白興吾道：「馮第三的到底是行裡串了二年，說話在理。」馮三朋道：「在理不在理，回來不吃你這宗酒。你去南酒局裡弄一罈子去，攪些潑酒、汾酒吃。」那屠行魏鬍子也說道：「真正不差。」紹聞再三攔阻，那裡擋得住。

二人去了不多一時，回來又帶了一個半醉的人——是個捕役，名字叫張金山。這張金山是個住衙門的人，還向譚紹聞作了個不偏不正的揖，說道：「久仰譚相公大名，今日聽二位賢弟說尊駕在此，無物可敬，割了五斤牛肉——是教門的乾淨東西，略伸薄敬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不敢。請問高姓？」白興吾道：「他姓張，外號叫『雲裡雕』。是一把好拿手，荊老爺新點的頭役。」馮三朋道：「今日待客，不許土產，惟有張頭兒與土產不差什麼。」白興吾道：「他又不會殺牛，如何是土產？」

馮三朋道：「你再想。」白興吾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你們是什麼？我的南酒已到。」魏二屠把籃子東西擺開，乃是燒雞，咸鴨，熏鵝，火腿之類，還有二斤把鯉魚二尾，五斤鮮肥羊肉。

白興吾叫速到火房整理起來。

不多一時，抹桌擺來，果然尖碗滿盤十來器排在桌上。譚紹聞首座，張捕頭次座相陪，左邊屠行魏鬍子，右邊牙行馮三朋，三朋下首魏二屠，主座是酒家白興吾。且說這一場好吃，但只見：

長截大鬚，暖烘烘雲蒸霞蔚而至；饜口饜舌，雄赳赳排山倒海而來。腮能裹而唇能收，果然一入鮮出；齒善斷而牙善挫，端的有脆無堅。箸本無知，也會既得隴而更望蜀；匙亦善狡，偏能近舍魏而遠交齊。磕碗撞盤，幾上奏敲金戛玉之韻；淋湯滴汁，桌頭寫秦檜漢蒙之形。羊脾牛肝，只覺得充腸盈胃；雞骨魚刺，那管他戟喉穿齦。眨眼時仰盃空排，畫成下震上震之卦；轉眼間虛碗鱗次，繪出魯鼓薛鼓之文。

吃罷了，便猜枚行令，吃起酒來。

總之，此輩屠沽，也沒歹意，不過是縱飲啖以聯交好意思。

紹聞初心，也還有嫌擇之意，及到酒酣，也就傾心下交起來。

酒後言語親熱，這個說：「老大爺在世，見俺們才是親哩。」那個說：「老鄉紳在日，貧富高低，人眼裡都有。如今相公也是這樣盛德。到明日有什麼事，俺情願舍死拚命去辦。」酒助談興，話添飲情。將及日夕，那捕頭大醉了，推說解手，到街上又叫了兩個唱曲子小孩子，唱著侑酒。將及日沉西山，早已俱入醉鄉。那一班人，也就有因閒言剩語爭吵起來，要打起架來的意思。恰好家中來接，把譚紹聞攙的回去。那借銀子一事，不但譚紹聞忘卻，那白興吾也忘在東洋大海去了。

紹聞到家，連人也不認的，醅酏大醉。扶進東樓，嘔吐滿屋，臭穢莫堪。孔慧娘雖說不怨，卻因自己有病，難以收拾。

冰梅蓋灰覆土掃除乾淨，還泡了一壺滾茶伺候。慧娘犯了舊症，登時發暈起來。冰梅將興兒送與奶奶去睡，自己也在東樓歇了，伺候一個醉人，一個病人。

到了次日天亮，夏逢若又差人催討銀子，紹聞仍在夢中。

待已牌時候，方才睜眼。德喜兒在窗外說道：「夏叔昨日那人又在門上問話哩。說昨晚等到更深不見音信，今日委實急了，刻下要討個實落。」紹聞方想起昨日白興吾借銀，走時大醉，竟是忘了。

沒奈何披衣起來。問明夏家來人在後門，只得從前門向白興吾酒館來。進了酒館，低頭直向樓後小房去。小伙計道：

「譚相公要尋白掌櫃的麼？」紹聞道：「正是。」小伙計道：「白掌櫃他從來不在館裡睡，夜夜回去。昨晚更深天回去了。」紹聞道：「他家在那裡？」小伙計道：「他家在眼光廟街裡，路南有座豆腐乾兒舖子，舖子東一個小瓦門樓兒，門內有一架葡萄就是。」紹聞道：「借重同去尋尋罷？」小伙計道：「酒館沒人，又要搾酒，又要煮糜，又要照客，不能陪去。有慢相公。」

紹聞出的館來，欲待去，卻不過是一面之交，既厚擾又要借銀，統不好意思；欲待不去，夏家來人現在後門等候，回去如何交待？只得背地裡臉上受些委屈，好在人前妝光彩。沒奈何問了路，徑上眼光廟街來。果然有個石灰招牌，上寫著「汴京黃九臬五香腐乾」。東邊有座瓦門樓兒，門內一架葡萄。紹聞立在門首，不見人出來，只得叫了一聲道：「白大哥！」不聽答應。走進門去，又叫兩聲，只見一個女人出來，說道：「客是那裡來？他沒在家。撇下信兒，回來我對他說罷。」紹聞道：「他昨晚沒回來麼？」女人道：「回來了。今日早晨出門去，只怕上酒館去。客姓啥？有啥話說，我好學與他。」紹聞抽身而退，說道：「白大嫂，你回來向白大哥說，就說是蕭牆街，他就明白。」

下的門台，只見一人下的馬來，說道：「譚兄，如何在此處尋人？稱誰大哥呢？」譚紹聞茫無以應。那人說道：「這是舍下一個家生子，名喚白存子，與了他一個丫頭。他每日弄鬼弄神露出馬腳趕出來。你怎麼稱起大哥來？也罷，咱就到他家歇歇，說句話。」一手扯住要同譚紹聞進去。小家人牽馬門前伺候。二人進去，那人道：「白旺沒在家麼？」內邊應道：

「沒在家。」那人道：「那不是春桃說話麼？有茶拿一壺待客。」只見一個女人提了一壺茶來。紹聞看見，正是先時出來女人。

那人道：「一向好呀！」那女人不言語，放下壺就走。那人向紹聞道：「好是好，只是腳大。」那女人回頭笑道：「不說你那嘴罷。」一直走了。紹聞方曉得白興吾是一個家人。想起昨日觥籌交錯，今日兄嫂相呼，頓時把個臉全紅了。那人斟起茶來，紹聞酒醒口乾，卻吃了四五盅。那人道：「我今日是回拜先祖一個門生，不料到店時。他起程走了。咱同到我家閒散一天去。」紹聞道：「我有緊事，不能去。」那人道：「大清早來尋小價，見了小價的主人，卻又嫌棄起來。你要不同我去，我明日對滿城人說，你是小價白存子的兄弟。」紹聞把臉又紅了一陣，只得俯首聽命。正是：

自來良賤隔雲泥，何事鶴雛入鴨棲？

只為身陷坑坎裡，穢污誰評判高低。

卻說扯住譚紹聞同去的是誰？原來是張繩祖。為何早晨拜客？原是他祖在蔚縣做知縣時，考取的儒童案首，後來中了進士。今日上湖廣光化縣上任，路過祥符，投帖來拜，到老師神主前叩頭。上任新官無可持贈，送了四色土儀。張繩祖早晨回拜，下帖去請，那人憑期已迫，不敢逗留，黎明走了。繩祖到店不遇，只得回來。恰遇紹聞在白興吾門樓出來，故此撞著。

這張繩祖原是懸壺等魚之人，便邀紹聞到家。紹聞掛牽著夏逢若索銀來人，本不欲去，卻因「白大哥」一稱，被張繩祖拿住軟處，不得不跟的走。家人牽著馬匹，二人並肩到了張繩祖家裡。只見庭除灑掃潔淨，桌椅擺列整齊，那假李達也扮成家人模樣，等待伺候遠客赴席。二人進廳坐下，繩祖便問道：

「今日沒一個賭家來麼？」假李達道：「適才火巷裡王大叔引了一個賭家，年輕的，有二十二三歲年紀，身上俱是軟葉子。」

進的門來，只說道：『這是待客哩，咱走罷。』我讓他坐，他頭也不扭回去了。說往小劉家尋賭去。」繩祖道：「祝老爺天明時，已出南門走了，咱晌午也請不成。你去後對說，把午時待客東西，揀快的分一半做早飯，我與譚叔吃。午時，把那一半收拾成午飯。」假李達向後邊說去。

譚紹聞道：「我委實有緊事，不能擾你。」張繩祖道：

「啥緊事？你對我說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不瞞你，果然白興吾昨日承許借我二十兩銀子，今日尋他。並不知他是府上舊人。」張繩祖道：「也不必提這話。你只說要二十兩銀子做什麼？難說二十兩就窘住了你？我斷乎不信。」紹聞道：「委實一時費用多了，幾家房戶鋪家面前急切開不得口。」張繩祖道：「你就是一時著急，該尋別個與你周章。即不然，你到這裡一商量，也不見什麼作難。再不然，或是典當幾件衣服，甚至當上幾畝地，賣上一攢小院子——祖宗留傳於後世，原是叫後人不受難的，千年田地換百主，也要看得透。為甚的低三下四，向這些家人孩子口底下討愁水吃？況且你將來少了他們一個字腳兒麼？還承他們一番情。要承情，倒是咱們彼此濟個急兒，也是個朋友之道，也不叫人看的下了路。你通是年輕沒主意。」幾句話說的紹聞心中有了成見。只是當下燃眉之急，難以周轉，因說道：「你說的是。但當下二十兩銀子怎的擺佈？」繩祖道：「這有何難，我給你問一宗銀子。」因向假李達道：「李魁，你與譚叔把這宗銀子料理了罷。」原來假李達本姓李，叫做李魁，後來輸的精光，隨了一個姓賈的做兒子，人便順口叫他做賈李魁，綽號假李達。這李魁道：「易然之事。現有俺舅羅芝麻銀，物聽時價，臨時加三上門，有一百兩，隨便使用。臨時只要乾淨東西。」繩祖笑道：「何如？還用你尋『白大哥』麼？」

只這個『李大哥』，就把事辦了。」紹聞滿面發紅，也不言語。

須臾飯來。吃訖，李魁拿出一百兩放在桌上。紹聞只要二十兩，李魁道：「要一宗稱去。若是只要二十兩，我就不敢給了。七零八落，將來瑣碎難收拾。」張繩祖道：「你就全用打什麼要緊？」紹聞連日為沒銀子做了難題，便順口依從。將一百兩分開另包二十兩，即要起身。繩祖哈哈大笑道：「有了銀子就要走開，你只說你使的這樣緊，是給誰的？」紹聞只得把夏逢若打官司吃苦那話述了一遍。繩祖道：「何用你送去，就叫李魁送去；一發請他來，就算晌午請他洗腎。」繩祖即拿過二十兩，遞與李魁道：「你替譚叔送去。到那裡順便邀夏大叔今日過午。」

李魁接銀子在手——路上解開，捏了兩塊，約有二兩多，依舊包好，向夏鼎家送去。到門時，叫了一聲：「夏大叔！」只見夏逢若拄了一根棍兒出來，哼著說道：「你做什麼哩？」李魁道：「我與你送銀子來。」逢若道：「是那一宗兒？」李魁道：「是蕭牆街——」說未及完，逢若道：「院裡坐。」李魁跟進院裡，坐在一小杌子上。逢若道：「是怎的？」李魁道：「譚叔為你這宗事，急得要命的。今早在俺家央俺主人家，尋的九頂十的銀子二十兩，叫我替他送來。還請你今日過去玩玩哩。」逢若道：「你看我這光景，如何出得門？過兩日，走動不顯形跡了，好去。」

李魁回來說：「銀已交明，夏叔不能來。」張繩祖道：「我今日是請不成客，你也把銀子送與免兒絲了，白白的閒著沒一個人來，少不了咱去火巷尋王紫泥去，看他引的新賭家往小劉兒家去了不曾？」紹聞道：「我是不會賭，我不去罷。」繩祖道：「你還要去尋白旺麼？」紹聞不等說完，便接口道：「我隨你去就是。」繩祖道：「我把你這八十兩送到後邊，咱好去。」

張繩祖送銀回來，攜同紹聞上火巷來尋王紫泥。到了門首，臨街三間小樓，一個大門。進去只見三間廳房，榻子關著，院內盆花、缸魚，也頗幽雅。只說無人在家，卻聽得廳內有人道：

「好嘴！好嘴！」張繩祖便推門道：「青天白日，關住門做啥事哩？」內邊王紫泥道：「從西過道走閃屏後進來罷，怕飛了鴉。」二人方知廳裡鬥鴉。

果然從西過道過去，由廳房後門進來。只見四五個人，在亮窗下圍著一張桌子看鬥鴉。桌上一領細毛茜氈，一個漆髹的大圈，內中兩個鴉正咬的熱鬧。繩祖認的內中有兩個瑞雲班戲子，一個篋頭的孫四妞兒。那一個少年滿身時樣綢緞衣服，卻不認的。因鴉正鬥，主客不便寒溫。鬥了一會，孫四道：

「你兩個不如摘開罷。」那戲子道：「九宅哩，摘了罷？」那少年道：「要打個死仗！」又咬了兩定，只見一個漸漸敵擋不住，一翅兒飛到圈外。那戲子連忙將自己的攤在手內。只見那少年滿面飛紅，把飛出來的鴉縛在手內，向地下一摔，摔的腦漿迸

流，成了一個羽毛餅兒。提起一個空緞袋兒，忙開廳門就走。王紫泥趕上一把扯住，說道：「再坐坐吃杯茶去。」

那少年頭也不扭，把臂一搖而去，一聲兒也不回答。有一隻《荷葉杯》詞，單道門鶴鶉敗陣之辱：

撒手圈中對仗，膽壯，彈指陣頻催，兩雄何事更徘徊。來麼來！來麼來！

忽的陣前漸卻，毛落，敵勅願休休，低頭何敢再回頭，羞莫羞！羞莫羞！

卻說那少年去了，王紫泥回來道：「有慢尊客，得罪！得罪！」方才賓主為禮。整椅讓座，獻茶。繩祖道：「紫老認的此位麼？」王紫泥道：「怎的不認的。這不是譚孝廉先生公子麼？去年在林騰雲席上就認的。」繩祖道：「適才那位少年是誰？」王紫泥道：「那是城西鄉管衝甫的小兒子，兄弟排行第九，外號兒叫做『管不住』。進城來賭博，帶了一個鶴鶉，不知怎的遇見他三個，就到我這裡趁圈子咬咬。偏偏的咬輸了，一怒而去。」那孫四扭接口道：「我在街上做生意，管九宅見了我問：『誰有好鶴鶉要咬哩？』我說惟有瑞雲班他兩個有，是城裡兩個出名的好鶴鶉。九宅哩就催我叫去。我叫的他兩個到了，要趁王六爺這裡咬咬，咬完了還要賭哩。誰知道他的就咬輸了，惹的大惱走開了，很不好意思的。」那戲子也道：

「我起先看見他那鶴鶉是支不住了，他只管叫咬。你沒見他那鶴鶉早已腳軟，他一定要見個輸贏高低，反弄的不好看。」孫四扭道：「他仗著他的鶴鶉是六兩銀子買的。」戲子笑道：「不在乎錢，是要有本事哩。那鶴鶉明腿短些，便不見出奇了。」紹聞道：「玩這個東西，卻也有趣。把你的鶴鶉拿來我看看。」

戲子走近前，送鶴鶉去看。紹聞伸手去接，那戲子連聲道：「不是這個拿法。」紹聞縮了手說：「我原不在行。」那戲子道：「相公若是見愛時，我情願連布袋兒奉送。但只是這是個值七八兩的東西，見過五六場子，沒有對手。我回去取個次些的送相公，把手演熟，好把這個。」張繩祖道：「你先說送，到底是捨不得。」那戲子道：「你老人家把俺們看的下作了。這不過是個毛蟲，值什麼。只是他老人家手不熟，拿壞了可惜，我回去再取一個，把兩個一齊奉送。只要爺們眼角裡把俺們看一星兒就夠了。」一面說著，兩個戲子、一個篋頭的，都走開。繩祖道：「閒話少提。說你今日早晨，引了一個年輕賭家到我家，就是這管九宅麼？」王紫泥道：「不是這個。是東縣的一個賭家，姓鮑。說帶了二百多兩銀子進城來尋賭。昨晚他來拜我，我就約今早上到你家去。及至到了你家，見是待客樣子，就又送他上劉守齋家去。我回來要緊著讀書，又撞著管貽安咬起鶴鶉來。我委實不能賭，也不指望抽這宗頭，只求宗師來，不像上年考四等便罷。」張繩祖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說文宗下月初十日從河北回來，要坐考省城哩。你也太膽小，還有半月空閒哩。」王紫泥道：「坐到那裡，心裡只是上下跳個不住，凡賭博心裡不舒坦，是穩輸的。不如把學院打發過去，再弄這個罷。象你做太學的，好不灑落哩。」張繩祖笑道：「上轎纏腳，只怕纏不小了。」王紫泥道：「誰管腳小不小，只是心跳難受。即如眼下陪客，心裡只是慌，只像偷了關爺的刀一般。若不是學院在即，我先放不過東縣鮑相公這宗錢，還肯把『東坡肉』送到你嘴裡不成？」

話猶未完，瑞雲班兩個戲子來了，又帶了兩個旦腳兒，共有五六袋鶴鶉。進的門來，王紫泥道：「你們要送譚相公鶴鶉，都拿來？」戲子道：「盡譚相公揀，揀中了就連袋兒拿去。」

紹聞道：「我是閒說，當真要你們的不成？」繩祖道：「你們要明白，譚相公是要奉價的，若是白送，他就不要。」戲子道：「啥話些。若說與銀子，俺也就不送。」繩祖笑道：「你只說那一個是盡好的？」戲子道：「這黑緞袋子內，就算一等一了。」王紫泥道：「就是這個罷，取出來瞧瞧。」戲子取將出來，果然精神發旺，氣象雄勁。王紫泥道：「就是這個。」繩祖道：「紫老心裡只圖一等一哩。」王紫泥道：「你單管著奚落人，我只怕到場裡，一嘴不咬，把我弄的躡了圈哩。」戲子道：「這鶴鶉管保是雙插花的。」繩祖將鶴鶉裝在袋內，遞與譚紹聞，向戲子道：「少刻去我那裡取五兩銀子去。」戲子道：「若如此說，我就不送了。」繩祖道：「你們班子如今在下處麼？」戲子道：「東司裡大老爺大王廟還願，回去就上大王廟去。」繩祖道：「你們且去，我有道理。」四個戲娃子走開。繩祖道：「紫老，這場賭要你周章。」紫泥道：「難說我是不好賭的？只是學院兩個字，這幾日就橫在心裡，只怕『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』凡五等了。」繩祖道：「記得書還不怕。」紫泥道：「怕仍舊貫。」繩祖道：「既是『貫』了，何不仍舊？」

於是一同出來。繩祖把鶴鶉袋兒掛在紹聞腰裡。

有詩譏刺這門鶴鶉：

自古三風並十落，到今匪彝更齊全；

可憐毛羽難成若，鶉首到冬手內躪。

又詩：

人生基業在童年，結局高低判地天。

養女曾聞如抱虎，撫男直是守龍眠。